

# 海货鲜亮

在这青青的岛上，海货是一种集体的信仰，是一方人甘愿成为海的子民的物证。又或者，海货早已成为胶州半岛表达情感、启发趣味、延续文化的介质。

你看，那些临街的馆子里，统一或不统一的容器中，盛着贝类、鱼类、虾与螃蟹，阵仗排开，一直排到馆子门口的马路牙儿上，像一本打开的海货手稿图，像一个海滨生活的目录。整个夏天，馆子老板都喜欢坐在门口的遮阳伞下看食客往来，偶尔招呼几声，多数时间里守一副简易茶具，喝着崂山绿，时间在里面泡乏了，他就再沏一杯新的。年轻的伙计，通常是两个人一起，拎着大塑料桶，去不远处的海岸边打来海水，倒入简易的喷氧池。高档酒楼则把大堂设计成水族馆规模，任鱼虾龟蟹上下游动，外地游客看了，总要各种拍，不必加滤镜，生图也能刷爆“朋友圈”，收获秒赞和手动赞。

啤酒屋一向接受海货加工，只收少量加工费。尤其在台东一带，这种买卖方式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。当年的老板叫“小某”，二十年后人过中年，年龄已经不小了，在相熟的酒客嘴里，他一直还是小马、小张、小李。“小某”老板习惯从酒客手中接过海货，然后分类、记账。他们打眼一看，用手一摸，就知道海货成色如何，好的夸几句，稍微逊色的就提个醒，以便让酒客们下次采购的时候有所改进。

青岛的啤酒屋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，如今已有上千家，蛰伏于城市的犄角旮旯。啤酒屋门口摆着不锈钢啤酒桶，在旁人看来实在简陋，在酒客的眼里却是盛满了流金的液体。不少青岛人喜欢在啤酒屋请客。有时桌上摆了满满的螃蟹、大虾、扇贝，最后结账时也不过两三百元。来此饕餮的不分高低贵贱。有些大老板也喜欢带上尊贵的客人一起投进青岛特色，染一染心情。与高档酒楼的拘泥、装范儿相比，这里太欢乐也太糙野了。啤酒屋的人生更像人生本身，不必标榜格调，不必使用任何潜台词。

每一个夏天，条条“民间啤酒街”喧闹不停息。在永不散场的流水席之间，酒客们光着膀子，喝到脸红脖子粗，任由味觉放浪游走。“老板，蛤蜊多加



阿占

些辣椒，爆炒。这些毛蛤过遍水就行了，再给弄碟辣根。”一个中年酒客拎着四袋海货对老板说。而这样的对话时刻都在啤酒屋内外发生。待中年酒客和伙计们寻了位置坐下，三大杯新鲜的扎啤已经端了过来，约五分钟后，辣炒蛤蜊和生毛蛤也上了餐桌。“哈杯？”“哈杯！”

——在青岛，谈论海货是打开话题最好的方式。无论是土著与旅行者，船老大与诗人，鱼贩子与上市公司老板，还是包工头与大学教授，都毫无违和感。

关于海货什么季节最肥，资深老饕联合船老大、苍蝇馆厨爷和啤酒屋老板娘，给出了一个公道的说法：一月至三月的八带，二月至三月的海虹，三月至四月的香螺和泥蚂，三月至五月的虎头蟹，四月的带子（也叫超级大海虹），四月下旬至五月的鲅鱼，四月至六月的虾虎和扇贝，五月的蛤蜊，六月至八月的黄花鱼，七月初至十月底的鱿鱼，八月至九月的虾，九月的带鱼，九月至十一月的梭子蟹，十二月至来年三月的野生海蛎子……

食风俗就像一个城市的血型——血型能决定性格、气质和缘分，食风俗亦折射着历史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美学等。“哈杯”与“海货”，这一对儿，一样生动，一样杀口，一样鲜艳，又一样低微，一样赤诚。

# 夏天的街道

张毅

悠地开走了，几分钟后在下一站停下，人们上车后，又晃晃悠悠地开走了。我熟悉那辆电车和懒洋洋的司机师傅。我搬离那个老区多年后，依然会在梦中看到那辆电车自远处驶来，从熙熙攘攘的街上穿过。我常梦到自己在冬夜的车站等车。傍晚回家，电车的长辫子从架空电线划过时，会留下“啪啪”的蓝色电光。夜晚，货轮的汽笛从海上传来，声音湿漉漉的，好像刚从海底爬上来。那些庞大的货轮有时静卧在海上，有时像蜗牛一样慢慢移动着。那时月亮正在升起，宽阔的海面一片月光。

街角有一家小酒馆，夏天以卖散装啤酒为主，小酒馆门口常摆着两桶啤酒，晚上，周围的邻居常聚在酒馆门口“斗地主”，他们有个规矩，输者在脸上贴纸条。“斗地主”要会记牌和算牌，根据自己手里的牌，判断对方手里有什么牌。有时他们会为了出错牌吵起来，吵过后很快就没事了，大家继续打牌。对面有个水果店，柜台上摆满了桃子和一些青绿色的苹果。女店员是一个长相清秀的年轻姑娘，没有客人时，她总是朝远处的街头望去。有一天，人们看见街头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，那是一辆红色的摩托车，那个男人留一头长发，他一只脚蹬在路边的石阶上，另一只脚踩着摩托车踏板，一脸骄傲的样子。女店员从水果店出来，慢慢走近骑摩托车的男人，她跨上摩托车后座，两手扶着骑摩托车的男人，摩托车启动的声音弥漫了整条街道。

路边的法桐撑着巨大的树冠，蝉声响彻夏天的街道。这些挂满球状果穗的树木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悬铃木，其叶子大，掌状分裂，花淡黄绿色。悬铃木最早分布于东南欧、印度和美洲，青岛开埠以后，这个树种也来到青岛，分布在老城的街道上，扮演着“行道树之王”的角色。在这被绿意包围的房子里，屋里铺着杉木地板，光线从窗口射进来，斑驳地落在油漆剥落的地板上。如果你推开窗口，城市自近而远层次分明：开埠时期低矮的民房、殖民时期的哥特建筑、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，共同构成这座城市的底色。



生活细节

# 春漫岛城

武黎雯

## 柳色

岛城的春天款款走来。

二月底，柳树鹅黄的发辫柔软垂下，料峭的风中，虽显清瘦但却也颇具风姿。

三月的最后一天，我终于有机会在所住的小区找寻春天。适逢休息日清明放假前，正好可以送补习的孩子去学校，一路上女儿搂着我的胳膊，她得意的表情温暖着我，幸福，就融在这春天的风里。

早市上的物品应有尽有，物美价廉，我却心不在焉，胡乱买了些，心儿早已沉入一汪春水。

和着清风，清亮的湖水碧波荡漾，朝阳下，水岸嫩柳的倩影倒映在湖中，画面朦胧秀美。回望熙熙攘攘的早市，人影绰绰，隐约还能听到商贩的叫卖声，禁不住想起清明上河图来，嫩柳、人影、楼宇、小桥、流水，好一幅恬静祥和，又不失生气盎然的图画！

水上公园是小区最热闹的去处，每天清晨或傍晚，都有一些居民汇集于此，唱歌跳舞的、做操踢毽子的、打太极的、打羽毛球的，或在利用健身器材做各种运动的……生命，在这里绚烂无比。看，中心广场上，老年人跳舞，中年人踢毽子，散步的年轻人也会偶尔驻足；湖岸也有三两钓鱼爱好者垂钓，大家各得其乐。每当夜晚来临，光影人影倒映在湖面，如梦如幻，空气里流淌着曼妙的舞曲，此情此景让人痴醉。

小桥的中央，我把买好的东西放置脚底，忘情地选景。匆匆过往的居民非常友好，就连拄着双拐的大叔都停下脚步，等待我取好镜头方肯离去。

春光里，公园小径，不时有晨练的身影闪过；幽静的小树林，晨练的人们惬意无比，舒活舒活筋骨，这一天便会无比精神。有位大哥带着他养了4年的狗狗，小家伙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特别聪明。主人叫它站立它便真的“亭亭玉立”。看到我在拍摄，只听一位大姐叫着狗狗的名字说是大学生给你拍摄，我顿时笑开了花，自己竟还能和大学生靠上边。一天的好心情从此刻开始。

告别朝阳下的柳影，我期盼，百花盛开。

## 花漫

窗外，鸟鸣声声。

晨光里，我从深度睡眠中自然醒来。闭着眼睛，静听鸟鸣，芳菲的季节袅娜地向我走来。

薄雾笼罩了四月，但是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花儿们的热情，岛城就在一场场细雨的濯洗中开满了花儿，笑迎春风。

芳菲的四月，花漫岛城。

娇羞的海棠摇曳在风中，让人倍感怜惜；紫荆开着密密麻麻的紫色小花，小巧而精妙绝伦；粉红和粉绿的梅花绽放于嶙峋的枝桠上，高洁而雅致；黄色的蔷薇开着花儿在湖中照个影儿；紫丁香花幽幽的香气在春风里弥漫；耐冬花在绿叶的映衬下更显美丽……

斑斓的季节，徜徉花海，我流连忘返。

最炫目的要数连翘了，小区里、马路旁、高坡上、公园里，到处可见黄灿灿地一丛丛，它们有的成圆球形，有的成蝴蝶状，有的成花瓶状，有的成门洞式……如此夺目，如此耀眼。

拥有最硕大的花朵的非玉兰莫属，白色的高洁典雅，紫色的华贵迷人，黄色的温暖娴静，红色的热情奔放，为了迎接每一束欣赏她的目光，就那么一树树努力地开放。

随处可见的，当然是樱花。且不说中山公园的樱花大道已经成了花儿的海洋，单是各个小区，各条大小的街道公路旁，随时闪现的樱花树身影就足以让你兴奋不已。洁白的如雪的花儿朵朵玲珑剔透，挨挨挤挤与蓝天相映成趣；有嫩绿的叶子从白色的花朵中露出头来，那又是别具特色的一景；嫩粉的花儿镶嵌在微微发红的新叶中，恬淡静雅，美得落落大方，毫不矫情。

偶遇野桃树上花儿朵朵，单瓣的玲珑鲜艳，双瓣的美艳明媚，她们绽放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，默默地奉献自己的美丽。

清风徐来，各种花儿的香气弥漫在岛城的每个角落，让心儿甜蜜温暖。